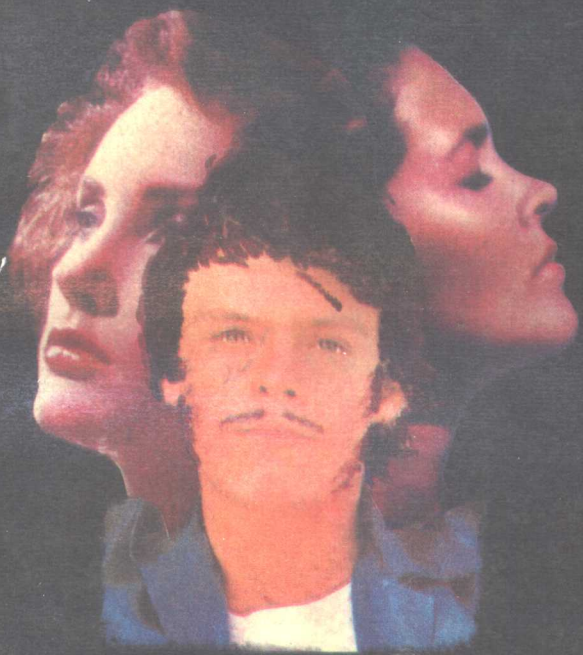


红星下的阴影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星下的阴影

(英) 爱德华·托波尔
弗里德里黑·涅茨南斯基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星下的阴影

文艺革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4印张 28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5039—0261—2/I·163

定价：3.65元

前 言

1982年元月。全苏性的“梯级运动”即“反贪污”行动从中央到地方，飓风般的展开了。然而与此同时，克格勃组织的最高副主席，谢苗恩·茨维根——勃列日涅夫的妹夫却被神秘的暗杀了。

为了巩固自己在全苏的地位，勃列日涅夫亲自发出命令，招回了正在外地休假的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员伊戈尔·约西福维奇，并授予了特别的权力——进行全面调查。

小说情节曲折，险像丛生，并溶了大量的真实材料。在伊戈尔展开的整个调查侦破中，他发现谢苗恩·茨维根的被害不仅与勃列日涅夫本人有关，而且与内务部长肖洛科夫、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列坤科夫、内务部情报局局长克拉斯诺夫上将、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克格勃副主席皮罗日科夫上将、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勃列日涅娃、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苏军总参谋部驻东柏林特别情报局长特鲁特科夫、以及戈尔巴乔夫等苏共中央的首脑们均有牵连。由于伊戈尔知道了苏共中央内部的大量鲜为人知的“黑幕”情况，虽然暂时使勃列日涅夫免遭灭顶之灾，然而伊戈尔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列宁勋章，反而在回国的途中被秘密处决了。幸而他将调查笔记留在了国外，否则它将永无天日。

本书由爱德华·托波尔、佛里德里赫·涅茨南斯基根据

BAV02 / 01

调查手记编著。1986年在美国出版，被一抢而空，是一部惊险的纪实小说。在我国也同样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和有一定收藏价值的政治读物。

内 容 提 要

《红星下的阴影》是1984年美国出版的一本畅销书。这部惊险纪实性小说以苏联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员沙姆拉耶夫于1982年1月接受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密令，对他的连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根被害之谜进行调查时所遇到的艰险与波折为线索，惊心动魄地展现了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围绕着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等问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的内幕。为使勃列日涅夫免遭灭顶之灾而效尽犬马之劳的沙姆拉耶夫，最终仍由于对上层人物的丑闻知道得太多而被碾得粉身碎骨。然而依恋国土与儿子的沙姆拉耶夫早已预感到自己完成使命后凶多吉少，因此也为自己留下了复仇的“定时炸弹”——将全部与茨维根一案有关材料留在了“西方”。

据称，本书便是由流亡在外的苏联人根据沙姆拉耶夫的那些侦破调查笔记整理加工写成的。

主要人物表

伊戈尔·约西福维奇·沙姆拉耶夫——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
员

安东——沙姆拉耶夫之子

尼娜·马卡蕾切娃——马戏团女演员，沙姆拉耶夫的情妇

瓦连京（瓦利亚）·尼古拉耶维奇·普舍尼奇内——最高检
察院检察员

塔拉斯·卡尔波维奇·文杰洛夫斯基——最高检察院检察员

赫尔曼·卡拉科兹——最高检察院调查处处长

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列坤科夫——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

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肖洛科夫——内务部长

娜杰日达（娜佳）·巴甫洛夫娜·玛列尼娜上校——内务部
反贪污小组副组长

阿列克塞·克拉斯诺夫上将——内务部情报局局长

G·奥莱尼克上校——内务部情报局副局长

皮奥特尔·斯捷潘诺维奇·胡托尔斯科依上尉——内务部情
报局人员

尼古拉（科里亚）·阿法纳斯耶维奇·巴克拉诺夫——被调
到内务部反贪污小组工作的最高检察院检察员

※

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

弗拉季米尔·彼特罗维奇·皮罗日科夫上将——克格勃副主席

博里斯·V·库尔巴诺夫中将——克格勃调查局局长

谢苗恩·库兹米奇·茨维根上将——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列

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连襟

韦拉·彼特罗芙娜·茨维根——茨维根之妻

斯韦特拉纳（斯韦塔）·尼古拉耶芙娜·阿加波娃——妇科

医生，茨维根的情妇

沙霍夫斯基少校——克格勃特工人员，负责对“国家饭店”

的监视工作

※

马拉特·阿列克塞耶维奇·斯韦特洛夫上校——莫斯科刑事

调查局三处处长

阿纳托雷·沃尔科夫中将——国家刑事调查总局局长

V·亚基米扬上校——地区刑事调查局局长

弗拉季米尔·格拉祖诺夫上校——莫斯科刑事调查局局长

V·奥热列尔耶夫少校

P·科尔加诺夫上尉

E·阿鲁秋诺夫上尉

拉斯金上尉

} 莫斯科刑事调查局三处侦查员

※

加利娜（加利娅）·列昂尼多芙娜·勃列日涅娃——苏共总

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女儿

博里斯（博里亚）·布里亚茨基——“吉卜赛人”，歌手，

花花公子，投机商，加利娅·勃列日涅娃的情人

吉维·里瓦佐维奇·明加泽——格鲁吉亚花花公子，冒险

家，投机商

安娜(安尼娅)·阿尔杰芙娜·芬什捷茵——明加泽的未婚

妻

马鲁夏·舍弗琴科——占卜者，女巫，销赃贩

科斯佳——长号手

博里斯·叶戈罗维奇·莫罗佐夫

叶列奥诺拉(列娜)·萨维茨卡娅

} 入户行窃贼

米哈依尔·贝利亚科夫

沃洛佳(“大金牙”)·阿扎尔金

——流氓头子，外号亦叫“头人”

} 原为刑事犯，莫斯特
科刑调局的斯韦特
洛夫上校偶尔雇用
他们做特工

阿列克塞·伊戈列维奇·沃罗特尼科夫(“科察金”)——

在逃的抢劫杀人犯

格鲁济洛夫(“教师”)——前刑事犯，后为刑调局安插在

布特尔卡监狱的密探

塔玛拉·维克托罗芙娜·巴克希——杂技艺术家，娼妓

※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

共中央总书记

米哈依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政

治局委员

库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政治局委员，列昂

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亲密朋友，苏共中央书记

帕韦尔·罗马诺维奇·辛措夫

苏伦·阿列克塞耶维奇·普切米扬

爱德华·叶菲莫维奇·佐洛托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温金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干部部长

} 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顾问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罗夫少将——勃列日涅夫的警卫队司令

叶夫格内·伊万诺维奇·恰佐夫博士——勃列日涅夫的医生

亚历山大(萨沙)·索罗金教授
阿尔拉·索罗金——索罗金教授之妻 } 莫斯科法医研究所工作人员

博里斯(博里亚)·格拉杜斯博士
亚历山大(“桑迪”)·博戈亚夫连斯基博士 } 第一医学院教授

※

安德列·巴甫洛维奇·科佩洛夫上尉——民警上尉，负责上层人物住宅区的巡逻

博里斯·伊戈纳捷维奇·特鲁特科夫上校——苏军总参谋部驻东柏林特别情报局局长

博加特廖夫上将——劳改机构管理总局局长

瓦季姆·贝尔金——作家兼记者

作者：爱德华·托波尔
弗里德里黑·涅茨南斯基

译者：扬秀英、范为纲译

责任编辑：刘向农

封面：张友庆

ISBN 7-5039-0261-2/I·163

定 价：3.65元

目 录

第一章	茨维根之死.....	(1)
第二章	自杀, 还是他杀.....	(40)
第三章	一个“非工作”日.....	(75)
第四章	争夺凶手的角逐.....	(142)
第五章	“新路线”政府.....	(215)
第六章	来自强劳营的“新郎”.....	(286)
第七章	查理边卡.....	(393)
尾 声	(427)
后 记	(431)

第一章 茨维根之死

索契^①1月22日，上午6时30分绝密 急 军用专电

索契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热姆丘日纳亚饭店605房间特别
检察员伊戈尔·约西福维奇·沙姆拉耶夫苏联最高检察
院兹命令你调查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恩·茨维根上将
的死因。乘机速返，以后再搞女人。苏联最高检察院调
查处处长赫尔曼·卡拉科兹。

1982年1月22日于莫斯科

我于睡眠朦胧之中将这封电报读了三遍，只有卡拉科兹
这家伙才会在使用军事专用电报网发报时如此肆无忌惮地提
及女人。这封电报经苏军总参谋部先发至北高加索军区司令
部阿加波夫上将，然后才由他的副官阿韦尔亚诺夫少校和两
名中尉一道送到我的手中，其间共历时30分钟。

毋须说，尽管电报外面涂有封蜡和标有“绝密”二字，
而这些当兵的却都已晓得电报的内容了，因为他们闯进我的
房间之后，一见到斯韦特洛夫正躺在沙发上打鼾，以及马戏
团的姑娘尼娜正蹒跚在我的被单下酣睡，不禁都相视而笑。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一定都相当滑稽。马拉特·
斯韦特洛夫是莫斯科刑事调查局三处的处长，我本人是苏
联最高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员，尼娜十八岁，是表演空中飞人

① 索契——苏海港城市，位于黑海东北部

的艺术家（斯韦特洛夫称她为“小姐儿”），她躺在床单下的那副模样，让人看上去活象个小姑娘。室内的桌子上，有几只空的白兰地酒瓶。这时我才意识到，应当尽快地把这些大兵们请出房间去，这样才可以使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笑声平息下来。

我清了清喉咙：“好了，小伙子们！你们最好是坐到大厅里去等一会儿，我立刻就下去。”

“沙姆拉耶夫同志，”阿韦尔亚诺夫少校说，“司令官命令我们立刻把您送到阿德列尔机场去，一架飞机正在那里等候您。路很难走，现在唯一能赶到那里的方法便是乘军用爬雪车去。所以您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收拾所有的东西。别忘了把饭店的钥匙留在您的房间里，此外……”

“我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打断了少校的话说道。老实说，我此刻唯一想要知道的是，如何才能甩开这个姑娘。

他说的的确是事实。两天前，索契遭到了一场严寒和暴风雪的袭击，整个城市已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完全中断，学校都已关闭。室外只看得见因灾得福的孩子们在打雪仗玩。但索契的这场大雪对于军用爬雪车的履带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军队早就做好了各种应急准备。

“到楼下等我去吧。”我看着他们离开了房间之后，便走进了浴室，然而我脑子里仍在琢磨着那封该死的电报。一小块从电报兜上掉下来的封口蜡，不知何时落进了我的拖鞋里，硌疼了我的脚。我索性甩掉了拖鞋，光着脚回到卧室。我打算把仍在酣睡的斯韦特洛夫喊醒，把电报给他，让他趁我洗澡的时候看看。我将电报塞进了他的手里，可他不但没

有睁开眼睛，反而还咕哝了两句脏话，朝墙壁翻个身，又睡着了。这倒不足为怪，他是前天晚上突然乘飞机到索契来的。为了捉拿索契的黑社会头目，他已经奔忙了24个小时，三个钟头前才刚刚合眼。见此，我只好打开软百叶窗帘和玻璃窗，这准能使“小妞儿”和斯韦特洛夫立刻醒过来。天哪！外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棕榈树和用进口黄沙铺设的饭店海滩上，覆盖了一层皑皑白雪。黑海的波浪拍打着沙滩，从岸边的冰凌上舔食着雪花。

豪华的热姆丘日纳亚饭店，是于七年前专门为外国人兴建的，采用的全是旅游建筑学上最新颖的款式。但随着国际关系的紧张，这里早就连一个外国游客的踪影也见不到了。从而使这座在西方也称得上豪华已极的饭店变成了苏联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这可真得感谢上帝。当然，并非所有的苏联公民都能进得去。在夏季，只有那些职位很高的党内领导或是大黑市投机商，才能在这个饭店里订到房间。我自知不在此列，所以只有等到冬季才敢订房间。这次，我是在1月10日，从寒冷的莫斯科跑到这里来度假的。1月13日是古老的东政教新年，在这之前天气是那么暖和，连夹竹桃都开了花。在大街两旁的绿色黄杨树下，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胆大包天的奸商们正在请来自外高加索黑社会的“贵客”们吃烤羊肉串和标有出口标记的高级淡水小龙虾。显然，他们是在做某种黑市交易。尽管我是最高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员，但我何苦在度假期间去操这份心呢？你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送去审问。再说，你抓起一个来，还会有其他的人。见他妈的鬼去吧！我在热姆丘日纳亚饭店里有自己的房间，有一个可以远眺大海的阳台，外加一位来自文艺界疗养院的尼

娜。然而旧历年一过，一切突变。起先是听说莫斯科正在发动一场梯级清查运动，换句话说，那里正在对黑市头目进行一场大搜捕（甚至在这里，在索契，所有的餐馆也都显得冷清了）。接着便是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整个索契，海滨上游人敛迹。昨天凌晨四点，斯韦特洛夫又闯进了我的房间。他一进门便抓起一杯白兰地一倾而尽，然后对我说道，他这次带来了一支特别武警小分队，是专门来抓索契的黑帮头目的。接着，他又象只小鸟“叽叽咕咕”地向我透露了正在警方内部流传的消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恩·茨维根自杀了！据说中央书记米哈依尔·苏斯洛夫掌握茨维根与黑市买卖有牵连的大量证据，而他则因此持枪自戕！

本来我是不相信这个消息的。有谁听说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自杀？更甭说象茨维根这么一个克格勃的头子了。然而眼下，在这封印有两道红杠和“绝密”字样的电报面前，我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了。

检察长为何偏偏要把我卷进这种事情当中去？他为何不派他手下的其他“特别检察员”去干这差事？比如巴克拉诺夫、雷诺夫或是赫梅尔尼茨基。为何这封电报不经邮局或是克里姆林宫的电报网发，而要通过军用电报网发？为何派军队火急护送，还动用了军用爬雪车？并且在阿德列尔机场备好了送我的专机，就好象我是个政治局委员似的？报纸上为何还不发布茨维根去世的讣告？妈的——刚才那个阿韦尔诺夫少校手里正有一张今天的《真理报》，可我却没有想到拿过来瞧瞧就把他轰出了我的房间……而关键的是，倘若斯韦特洛夫所说的传闻果真确有其事，那我可该怎么办呢？去讯问

苏斯洛夫？控告他致使茨维根自杀？不，即使茨维根真的是自杀，并且在自杀前还得到过中央委员会书记本人的默许，他们也决不会让我这么一个无名之辈去插手这种东政教式的事件的。也许这个事件与苏斯洛夫毫无关系。真若如此，那就太谢天谢地了！那会是什么事件呢？或许死于同某个姑娘云雨之中……

尼娜开始在床上蠕动，她一边缩着大腿，一边难受地咕哝着：“伊戈尔，快给我盖好，冷死我了！”

一想到要为茨维根或其他什么人离开这个姑娘和这个饭店，我不禁诅咒起这件差事和交给我这件差事的卡拉科兹来。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必须把他们喊醒。

就在这时，只听马拉特的鼾声停了，继而听到他在沙发上叫：“你疯了？关上窗户！”

他说着睁开了眼睛，一下瞅见了手中带有两道红杠的电报。他先是迷迷糊糊地扫了它一眼，随即一下子蹦了起来，只听他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说道：“原来如此。”

这正是我之所以喜欢斯韦特洛夫的原因——他的悟性极强。我足足花了八分钟再加上吸进了不少海风的咸味，才意识到自己被抛进一个何等可怕的旋涡里，可他，却在短短的一秒钟之内便领悟了一切。而且不要忘记这一点：在凌晨三点之前，他一直都在忙着。他带着他的那队人马，把索契商业部门的几位局长、地区消费品公司的领导人以及内务部反贪污小组在索契的实际负责人马长罗夫少校，全从被窝里揪了出来。后来他担心索契的黑帮团伙会对他进行报复，而决定不回他所下榻的旅馆过夜，在那里，被捕者的亲友们很可能手里捏着刀子或是上千卢布的钞票在等待着他。这